

水牛出版社

哲學叢書58

新 存 有

保羅・田立克 著／陳 俊 輝 譯

哲學叢書58

新 存 有

保羅・田立克 著

陳 俊 輝 譯

水牛出版社

新 存 有
哲學叢書 58

著 者：保 羅 · 田 立 克
譯 者：陳 俊 輝
發行人：彭 誠 晃
出版者：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電 話：3410275・3215644
郵政劃撥0013932-1號
出 版：中華民國79年5月1日

登記證

局版台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譯者序

就人之有形軀殼而論，人——即是具體的有限存有，是「在世的存有」。但，就人之有內在性靈而言，人——乃是個獨立的無限存有，是「超世的存有。」

在生與死的鐘擺之間，此既為「在世」且又為「超世」的存有，即須去把所謂生命双臉的統治者——生命的創造與毀滅的過程中之自由與命定，偶然與必然，責任與悲劇——給予承受下來。因，人總臣服於，執握於生命的統轄之下。

人非得面對「生之蠱惑」與「死之焦慮」，「生之焦慮」與「死之蠱惑」的邊界情境不可。敢於面對此一人生的無底深壑，涵洞者，在生之坦途上，（儘管充斥

着坎坷、荊棘……等等）即可發現到有一股莫以名狀的勇氣來，此股勇氣足以給予他對「生」之肯定，與「死」之肯認：肯定生命中偶時出現的怖慄與榮耀，患難與安適，苦厄與快樂，飢饉與飽足，殆危與安全……全是有其特殊之意義的，有其耐人尋味的內涵的，又，這也有其緊要性，究極性的象徵呀！

這股勇氣各個人皆可獲致，只要肯於思索，去抉擇，去踐履，則，離新造之人——擁有愛，自由，與履現之形像——便不遠了。

一九七七、五、一

臺大哲學研究所

譯例

1. 書中重要關鍵字眼或人名或語詞，原文係以大寫，或者斜體表示，中譯本則一律以方體字表示出。

2. 文中引用聖經之經文，係以一般定譯為主。

3. 文中或有括號（ ）內之註解，係譯者逕行添加上去的。

4. 譯者以興趣所歸，不揣固陋，逕使之付梓，恐謬誤在所難免，如蒙賜函指教，則於再版時再當予以改正。

關於作者

(譯註1)

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是當代新教神學家與宗教哲學家行列當中最負盛名的一位。一八八六年八月誕生於布朗登堡(Brandenburg)的普魯士省(Prussian)，靠近希萊辛(Silesian)邊界的希塔哲德(Starzeddel)小鎮。其父爲該鎮上普魯士地方教會(路德會)的一位牧師，於當地的教務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一位出類拔萃，個性剛烈的人士。其母係來自瑞南(Rhineland)，有着不同的宗

譯註1：此篇係譯者選節譯自Will Herberg所蒐集“Four Existential Theologians”(Doubleday

Anchor Books)該書1111~1136頁

關於作者

教傳統，亦是擁有一份堅毅不拔的性子。時年屆十二，尚爲孩提的田立克，即被送往距家不遠的一所人文高等學校就讀，他在那兒共逗留了兩年，直到全家遷居柏林爲止。

對於早時的環境，田立克即開始有了他對情感和思維中所謂「浪漫主義的」(romantic)傾向，亦即對大自然和歷史感之「審美的——沈思的」(aesthetic-meditative)姿態底若干端緒摸索不停。這些影響，田立克相信：乃是被其畢生「與大自然作實際的密契」(actual cummunication with nature)：被「充斥着大自然神秘主義的措辭之〔德國〕詩學的撞擊」(impact of [German] Poetry……full joexpresins of nature mysticism)和其路德會的背景所強化。這在喀爾文主義裡頭却非如此。早期的偏執狂顯然在他的一生之中留有潛在力，且又提供了某些批評家認爲在田氏的哲學裡頭具有泛神論的曲解。

一九〇〇年，田立克隨同家族的遷徙，而轉至柏林的威罕高等學府 (Friedrich Wilhelm Gymnasium)，四年之後，獲准進入了柏林，底比根 (Tübingen) 與

哈勒 (Halle) 神學院。一九一一年遂在布萊斯勞 (Breslau) 得到哲學博士學位，一年後，又在哈勒獲取神學學位。翌年，即被委派作牧師，在毛比特 (Moabit) 充作短期的教區長，未久，第一次世界大戰旋即爆發。

戰爭及其餘波在田立克生命之中乃印證了一段決定性的時刻。居家，緣于浸淫於傳統權威的氛圍裡，故而，在其週遭遂早就開始觸覺出一股「窒塞與侷限」(narrowness and restrictedness) 之明確的意識來。同其父若干的論辯之中，即可睹見到田立克是持用着一種獨有的哲學立場，闡明某些自發性的掙扎力。戰爭的體驗——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任職軍中牧師——迫使他擴展了對權威的抗拒，以及向社會並政治的範圍些許自治性的爭求。這種情勢導致了一九一八年德國的革命，更且肇始了宗教社會主義的運動。田立克與此項運動乃有着緊密不可分的關連，而且又成其領導靈魂裡面的一員。那就是一種 *kairos* (譯註2) 的情境，他覺得了。

譯註2：“*Kairos*”係一希臘字，乃「特殊時辰」之意；聖保羅以之來形容基督。通常給譯作：到時候滿足了。

，那是一種與諸創造的可能性有關的「到時候滿足了」的情境。這一 *kairos*，在田立克的言論與著作裡，是亟力要去解釋與處理的。特別是經由在戰爭終了了的謝幕上被創立出來的定期特刊：「*Blätter für religiösen, Sozialismus*」便如此，在這段期間裡頭，因應於專意于尼采的「辯證之是與否」（*dialectical Yes and No*），田立克即更明瞭地界定了他對馬克斯「辯證的是與否」的態度。儘管後者為共產黨徒所「利用與濫用」，而，前者又為納粹所「利用與濫用」。

於此同時，田立克亦在追求着他學院的生命。打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他即擔任了柏林大學的神學講師，此處即為他對「文化神學」發生興味的所在地；一九二四年在馬堡（*Marburg*）充當着系統神學的教授（斯地，在神學上新正宗派「基要果效」裡，他始同此派以及海德格（*Heidegger*）的存在主義接觸着），一九二五年在德瑞斯登（*Dresden*）技術學院（*Hoch-Schule*）任職宗教學教授，一九二八年在萊比錫擔任神學教授。最後，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在梅恩的福蘭克佛爾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am Main*）任職哲學教授。他的全盤興趣

至少是像神學性的，乃是有着許許多多哲學性與文化性的意味的。

崛起的希特勒運動使得德國「宗教社會主義」碰上了一項嚴重的難題。原因是，某些人士（在他們當中的衣爾希 Immanuel Hirsch）在納粹主義裡頭睹見到了一種 Kairos 嶄新的，且又惹人熱狂的表現。可是，田立克却澈澈底底的拒絕了這項詮釋，故當希特勒攬權之時，旋即被革了職。

一九三三年的夏間，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出現于德國，快捷地將田立克邀請去紐約聯合神學院。田立克和其家族於該年的十一月抵達，遂着手與聯合神學院連繫，且擔任了哲學的神學教授，一直到一九五四年退休為止。自聯合退休了以後，其立即受聘任職哈佛大學教授，也在該處繼續他的講演，教授與著作。它們使得田立克在歐洲造就出了鏗鏘有力與智識的威勢來。由於他在一九四〇年雖是成了美國公民，却仍在與舊有的世界保持延續不斷的連繫，接觸。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就數次返回到德國去。

田立克早期的「浪漫主義」遭受了他全盤參與德國的古典哲學，特別是謝林的

所加強。謝林是他最早時候哲學著作的主題。在謝林的所謂「第二期」(second period)裡，他目睹了「今日所謂存在主義運動的肇始」(the beginning of that movement which today is called Existentialism)。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田氏即發現到了祁克果。後者的影響在一九二〇年間的德國變得極其有效力。路德會傳統的神秘面，特別是鮑曼(Jakob Boehme)始終與他意趣相投，且又耐人尋味地走進了他的神學體系裡頭。

自從在柏林戰後的日子以來，田立克便全神貫注要把宗教帶入與諸政治，藝術，哲學，深度心理學，同社會學的關係裡。對於這些興味，他在美國還是亘續弗斷。雖則，此地的蒐集泰半是存於哲學(本體論)，及深度心理學「生之勇氣」(The courage to be)，「愛，權能與公義」(Love, Power and Justice)之中。田氏若干最重要的德文著作，在他抵達了這個國家之後，立即使「宗教的情境」(The Religious situation)，「歷史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並(爾後的)「新教的紀元」(The Protestant Era)以英文迅速被印就了出來。他

的系統神學 (Systematic Theology)。田氏道，於一九一〇年間他就已從事過了，只是最後才在一九五一年開始問世。

田立克，如其自身屢次所斷言的，他是站在「邊界情境」之上的：決定他是否是一位澈澈底底的神學家，哲學家或者文化批判者常是困難的。將他神學般地安置亦是相當地不簡單。因為，在輓近新教徒的構思裡，雖然，他確實與「新正宗派」(Neo-orthodox) 的傾向有着來往，不過，他所表現的，却是一項綜合的，居間的精神，以及同情着斯萊馬赫 (Schleimacher)。他反倒對此項運動大異其趣。而且，他的政治見地，仍是難以給遽下界說。因為，他雖是堅稱「宗教社會主義」具有其永久的雋味性，但是，自身還一直地深知着，當前即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在這個期間裡，社會學家的一些籌劃簡直是喪失了它們的關聯。

特別在過去十年裡頭，田立克的影響，在此世紀之中鏗鏘有力地茁長着。它遠擴及於教會並宗教的週期。他始終發現，在講演與授教裡面，面對面的邂逅便攝含着一股「最大的焦慮與最大的快樂」的源泉。在他們方面，亦即他所打動的聽衆，

大學生，神學者，哲學家，與毫無例外的外行人，在他們同田立克的遭遇裡，也都覺得出有一棒難以忘懷的大事來。此棒事件就像它的折損一樣地令人精神振奮。

緒 言

自從我的許多講道裡頭的第一輯「衆根基的搖顫」(The Shaking of the Foundations)發表以來，這本書便納含了好些我泰半在諸所學院和大學之中，尤其在紐約的聯合神學院以及甘迺廸角，新倫敦的甘迺廸角學院裡頭所給出的證道。

兩本書名：「衆根基的搖顫」與「新存有」(The New Being)即顯示出了第一輯主要難題同那第二輯主要難題的關係。「新存有」即是說，是針對那在「衆根基的搖顫」中受展開的諸些問題的解答。

我急想向瑪莉·海妮 (Mary Heiner) 小姐申表謝忱。謹以本書獻給她。在這一冊子裡面，一如先前的那輯，她也幫助我消除了德文語法和其他語體上的缺憾，並且在整部書的構織上指教過我。

在要點上，種種取自聖經的引用語便是依據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二年擁有版權的欽訂標準譯本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為主，它是持有在美國基督教會國際公會之基督教教育部門版權擁有者的允許的。

保羅·田立克

紐約·一九五五

目 錄

譯者序

譯例

關於作者

緒言

部一：愛的新存有 (The New Being as Love)

一 「誰被饒恕得多……」……………11

目 錄

1